

清  
叢  
代  
刊  
筆  
庸  
盦  
筆  
記

薛福成著

三

卷之三

三

庸盦筆記卷之四

述異

無錫薛福成叔耘

曾文正公始生

曾文正公之生也。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。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。方寢。忽夢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。憩於中庭。首屬於梁。尾蟠於柱。鱗甲森然。黃色燦爛。不敢逼視。驚怖而寤。則家人來報。添曾孫矣。封翁喜。召公父竹亭封翁告以所夢。且曰。是子必大吾門。富壽視之。是月有荳藤生於宅內。其形夭矯屈蟠。絕似竟希封翁夢中所見。厥後家人每觀藤之枯榮。卜公之境遇。其歲枝葉繁茂。則登科第轉官階。勦賊迭獲大勝。如在丁憂期內。或追寇致敗。屢瀕於危。則藤亦兀兀然作欲槁之狀。如是者歷年不爽。公之鄉人類能言之。饒州知府張灋翰。善相人。相公為龍之癩者。謂其端坐注視。張爪刮鬚。似癩龍也。公終身患癩。余在公幕八年。每晨起必邀余圍棋。公目注楸枰。而兩手自搔其膚。不少息。頃之案上肌膚每為之滿。同治壬申二月初二日申刻。公偶遊署中花園。世子訥剛侍公。忽連聲稱脚麻脚麻。一笑而逝世。子亟與家人扶公入室。蓋已薨矣。是時城中官吏來奔視者。望見西面大光燭天。咸以為水西門外失火。江甯上元兩縣令亟發隸役赴救。至則居民寂然。徧問遠近。無失火者。

黃軍門翼升祭文有曰。寶光燭天。微雨清塵。蓋紀實也。自後寵觀察際雲。來自清江浦。成游戎天麟。來自泰州。皆云初二日傍晚。見大星西隕。光芒如月。適公騎箕之夕云。

### 左侯相之夢

左侯相未遇時。夢應省試。領解額。甚覺得意。既而連舉進士不第。忽遇干戈擾攘。參佐戎幕。大帥言聽計從。勲望隆然。中外大臣。文章推薦。遂出而典兵。屢挫悍寇。進膺方面之任。爵列五等。其始旌麾所蕪。皆山水靈淑。人物秀美。驅除數省。忽調赴西北。所歷皆巖關險塞。雄鎮名都。漸移漸遠。但見黃沙莽莽。一望無際。復答兵萬里長驅而進。埽蕩邊氛。功名益盛。累荷超遷封拜之寵。收地愈廣。設官置防。布置粗定。然後振旅入塞。遁其故鎮。蘧然而覺。乃知是夢。是歲秋試。舉於鄉。自知無翰林之望。會試一兩次後。遂不復上公車。旋入駱文忠公幕府。名聲藉甚。曾文正胡文忠兩公交章論贊。起家四品京堂。襄辦軍務。超授浙江巡撫。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。恍然如其素履者。蓋其景皆夢中所見也。其後以所歷之境。印證前夢。一一脗合。及閱龍肅清議者。皆謂新疆地勢遼遠。轉運艱難。頗以進取為疑。而左公慷慨出師。無少顧慮。蓋自知大功之必成也。噫。凡人一金之獲。一第之榮。莫非前定。而况奇勳偉業如左公者乎。

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

定海某茂才為粵寇所虜。逃出後。改業為貳。嘗貨夾板船運貨至南洋之新加坡。遭風觸礁。飄至爪華島。即瀛環誌略之噶羅巴也。流寓五年。然後得歸。嘗言爪華南境有劉莊者。其民皆劉氏。約數千家。東族而居。蓋前漢惠帝之苗裔也。茂才素有文學。兼習方言。西洋及巫來由文字。皆能繡譯。為土人所敬。適劉氏重修宗譜。屬茂才為之序。茂才聞其首卷。載劉氏入島。賴未其事甚詳。茂才已不能記其詳。因稍述其崖略焉。其譜曰。漢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為嫡室。而以其前婦陳餘之女為次妻。陳氏生一女。美而賢。公主愛之。如己出。惠帝亦見而悅之。呂太后乃託言公主所生。年僅十三。聘以配帝。在中宮四年。無子。後宮美人得寵者十餘人。共生七子。呂太后取帝之第六子。付皇后育之。名為皇后子。惠帝崩。太子立為皇帝。時年二歲。又四年。太后幽殺之。所謂前少帝者也。復立惠帝庶長子宏。是為後少帝。越四年。呂太后病篤。以將相大權付呂產。呂嬃。太后崩。張皇后年方二十五。產。嬃欲擁之臨朝。以制諸大臣。后堅不允。諸大臣攻殺產。嬃。遂滅呂氏。當是時。惠帝尚有四子。少帝年已十五。其三弟皆為王。少帝後宮生一子。甫三月。張皇后居長樂宮。忽聞金鼓喧擾之聲。詰其侍女曰。太后結怨於人深矣。今大臣既滅諸呂。并滅惠帝之嗣。吾孫生甫三月。外間尚不知。可

亟馳至未央宮取之。須臾侍女取帝子以來藏之密室。諸大臣果誣少帝。及諸王為呂氏。以車一乘載少帝出宮。遂與諸王皆被殺。遷張皇后於北宮。后既入北宮。攜兒同寢。躬自哺之。以重金許宦者。乘夜抱兒出宮。徑送南宮侯張偃之家。偃乃后之弟也。收兒養之。稍稍成立。適南粵使者入貢于漢。張偃夜見使者。俾挾兒入南粵。南粵王趙佗詢知為惠帝長孫。官以列卿。封之南海蠻夷中地方四百里。後傳數十世。失其故地。遂為編戶。然族姓蕃衍。雖輒轉遷徙。而二千年宗譜秩然可稽。其家祠所藏有三寶。一曰漢玉小璽。方不盈寸。蓋高祖立惠帝時。取藍田玉製璽賜之。惠帝奉為至寶。常付皇后藏之。一曰圓徑五尺之古銅鏡。惠帝召巧工為之。而鏤皇后像於中間。時后年僅十七。端艷無匹。以顯微鏡照之。宛如生人。一曰三尺長之玉如意。相傳惠帝初納皇后。定情之夕。以此賜之。及帝崩。皇后每夕必捧之而泣。積淚所漬。古采五色。班駁可愛。此三寶皆張皇后授之帝子。既乃載以南奔。遂永為傳世之寶。劉氏祠宇宏敞。前祀帝子為始祖。後祀惠帝及張皇后塑像。皆極精緻云。蓋茂才所述如是。予謂惠帝本漢賢主。若使享國稍久。其布德當不後於文帝。而張皇后亦賢后也。二千年後。尚血食千萬里之外。其澤長於漢之諸帝后遠矣。

徐庶成真

翼駒編載羅軍門恩舉追賊終南山遇真人徐庶饋糧一事。以余所聞世俗所傳者尚有  
數則焉。乾嘉之際廣東某縣某村忽到一道士。衣衫襤襤向村人乞食。莫之應者。一老嫗以  
盂飯餉之。道士曰。我欲救此一方人。孰知天數難回。不可強也。村人異其言。稍稍聚觀之道。  
士喫一盂飯至盡已而復嘔之石上。指謂人曰。今歲天降大疫。死者無算。此飯每吞一粒可  
救一人。汝等欲生乎。村人乃爭食之。問道士姓名。對曰徐庶。遂翩然而去。既而縣中果大疫。  
而嘔是飯者皆不死。又聞康熙中三藩之變。有某將勦賊而敗。賊追之甚急。自分必死。忽有  
一古衣冠者立於道旁。鬚眉皓白。道貌偉然。謂之曰。汝勿怖。此賊甚劇。非助汝一臂之力。不  
能滅此賊。因解佩劒授之曰。賊至此汝但拔劒。劒即飛去。自能取賊將之頭矣。問劒何以歸  
還曰。余自能取之。因指某山曰。與汝相會於此。問其姓名曰。吾徐庶也。汝前身與吾有舊。吾  
故特來救汝勉之。俄而眾賊圍至。某將倉卒拔劒。劒即飛去。須臾賊衆紛紛棄甲倒戈而北。  
詢知賊首已擊死矣。追至某山。果見古衣冠者已先在。捧劒拱手作別曰。吾去矣。遂不知所  
往。又有訓蒙師顧洪山先生者。余之外曾叔祖也。余六七歲時從之受業。時先生已八十餘  
矣。嘗自言少時寓無錫城內藥王廟讀書。廟有道士數人。一日忽一外來道士求暫寓。古心  
古貌神氣灑然。博談古今。無所不通。尤喜談三國時事。感慨淋漓。令人歎泣。所述事蹟。每有

出諸史之外者。叩其姓名。笑而不答。越數日。一小道士病且死。其人命取桑葉十餘石。置大鍋中。熬其汁以灌之。霍然而愈。遂辭去。老道士覺為異人。固留之不可。遂行。老道士猶力挽之。其人曰。實告汝。我徐庶也。小道士二十一年前。為劉豫州部下小校。我念其樊城之役。頗有戰功。故來救之。與汝何緣。而欲強留我。徐步而去。老道士疾走追之。終不能及。數十步外。遂失所在。

### 郭汾陽王墓被掘

同治元年。關中回寇盪起。屠戮之慘。甚於粵寇。是時督師大臣勝保。由豫入陝。其隨員洪觀察。貞謙。過華陰。曾呼一整容匠。問以汾陽王後人如何。其人慄然曰。我即郭姓。汾陽王後裔也。從前合族有十餘家。皆零落不振。無讀書者。今遇此大變。存者無幾矣。鄉人以慘遭荼毒。無所洩憤。則羣譁曰。始引回人入中國者。是汾陽王之咎也。乃相率往掘王墓。其中羌無所有。惟得古劖一柄。亦已幽黯朽折矣。今雖稍加修葺。竟無力能復舊觀。感涕不已。洪觀察為余述之如此。余謂汾陽王雖借回紇兵復兩都。然回紇之入中國。是不始於汾陽。且回回與回紇。又是兩種。鄉愚無知。偶聞謫語。信為寔然。一唱百和。且奪其憤毒之氣。何所不至。當時雖其子孫不能禦。官法不能禁也。而自唐迄今。已逾千年。則墓中一無所有。亦理之固然。無

足怪云。

桃花夫人示夢

湖南郡縣往往有桃花夫人廟。蓋係春秋時息媯也。長沙某生偶因遊山，借宿古廟。視其額則桃花夫人。默念息媯不能殉夫，隱忍事仇，為生二子，縱使終身不言，無補於其失節。而况其未嘗無言也。此等淫祠，安得起狄梁公而毀之。是夕某生夢夫人遣使召之至殿上。夫人服飾古雅，環珮璆然。南面高坐，侍女十餘人，植立兩旁。某生竊視夫人，端麗無匹，而懷若冰霜。謂某生曰：「春秋左氏傳一書，紀事失寔。或因傳聞稍誤，而毀人名節者甚多。汝知之乎？即如我從息侯入楚，不甘受辱，自殺以殉志。節皦然，可表天日。其始而守身如玉，幽餓空宮，繼而徐遭誘脅，屈志為楚夫人生有二子者，乃我之姪也。左氏不攷其詳，而混我姑姪為一人。俾我受千古之譏評，豈不冤哉？」又如左氏所稱衛宣公烝於夷姜，晉獻公烝於齊姜。後人辯之以為夷姜齊姜，寔宣公之夫人。其說甚為確鑿。此等烝淫大惡，豈可輕誣古人？又如僖公十五年傳，晉惠公烝於賈君。注者以為賈君即獻公之妃賈女也。其人是矣。然所謂烝，恭則又有訛謬焉。夫獻公初娶於賈為元妃，齊姜乃其次妃。其入宮，在賈女之後。賈女甚美而賢，與衛莊姜相彷彿。厥後獻公既得驪姬，立為夫人。乃幽賈女於宮中。然其初實晉之小

君也。故稱之曰賈君。當衛公入立之時。賈君年已七十左右。秦穆姬念其嫡母之幽憂孤苦。故屬惠公善視之。孰知惠公並不加禮。復逼淫其侍婢。致令賈君憤鬱而死。穆姬所以怨之也。然竟曰死於賈君。則誣賈君甚矣。又如楚平王為太子建聘婦於秦。曰伯嬴。容德甚美。王乃自取之。此在王為慚德。而非秦女之罪也。厥後吳人入郢。以班處宮。夫人伯嬴獨能閉門自守。稱說禮義。俾吳王慚而退舍。秦亦以其女之故。發兵救楚。卒復楚。是夫人既有功於社稷。而貞毅明達。葆全節於危難之中。實巾幘中所罕覩。宜其能生昭王為中興之令辟也。左氏不著一字。使如此賢媛。幾致湮沒。亦其疏漏之失也。凡吾所述。子之博雅。自能知之。吾所以復言之者。欲子轉告世人。俾知書之不可盡信也。大抵以一人之才智。纂二百餘年。數十國之事。豈能一無舛誤。然被其誣者。則奇冤莫白矣。此左氏晚年。所以有失明之罰也。夫人舉袖一揮。某生遽醒。歸而檢列女貞順傳。曰楚伐息。破之虜其君。使守門。將妻其夫人。而納之於宮。楚王出遊。夫人遂出宮。見息君曰。人生要一死而已。妾終不以一身更貳。醮生離於地上。豈如死歸於地下哉。乃作詩曰。穀則異室。死則同穴。謂予不信。有如皦日。遂自殺。息君亦自殺。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。以諸侯禮合葬之。君子謂夫人銳於行善。故序之於詩。某生因思劉向博極羣書。其言必有根據。何以與左傳相鑿枘。今知為姑姪二人之事。則疑義

渙然矣。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。息夫人雖死而其姊妹未必能俱死。人但知為楚夫人者亦號息媯。而不知其截然兩人也。若息夫人之貞固不二。則廟食千秋宜矣。又楚平伯嬴亦列於貞順傳。曰伯嬴者。平王夫人。昭王之母也。吳入郢。昭王亡。吳王闔閭盡棄其後宮。次至伯嬴。伯嬴持刀曰。君王棄儀表之行。縱亂亡之故。犯誅絕之事。何以行令訓民。妾聞生而屬不若死而榮。妾若有淫端。則無以生世。壹舉而兩辱。妾以死守之。不敢承命。吳王慚。遂退舍。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卷門三旬。秦救至。昭王復矣。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。某生因思夫人之言。與此傳適相脗合。又檢春秋大事表於衛夷姜晉齊姜。論之頗詳。玩夫人之言似已知有此書矣。惟賈君之事。無書可攷。後讀史記。晉世家云。自獻公為太子時。重耳固已成人矣。獻公二十二年。重耳年四十三。出奔狄國。某生始憬然悟曰。重耳在魯僖公四年。年已四十有三。申生乃重耳之兄。秦穆姬又其女。凡則其母齊姜。年必在六十以外。賈君乃獻公初娶之夫人。其年又當長於齊姜。惠公入國。在魯僖公九年。則賈君年在七十左右無疑矣。惠公淫其侍婢。而左氏誤信傳聞。以為烝於賈君。其誣賈君實甚。宜夫人之為表白也。某生常以所夢語人。復作文考論其事甚歲。後數年復夢夫人名之。出彩筆一枝贈之曰。此翰苑筆也。聊贈一枝。以報發潛闡幽之厚意。是秋果捷鄉試。明年成進士。入翰林。

馬端敏公被刺

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為兩江總督月課武職之期。馬端敏公新貽親臨校場閱射。校場在督署之右。有箭道可通署後便門。端敏閱射畢。步行由箭道回署。將入便門。忽有跪伏道左求助川資者。一武生。端敏同鄉也。擡呈狀閱之。謂曰。已助兩次矣。今胡又來。言未畢。忽右邊有人大呼仲冤者。未及詢問。已至端敏身前。左手把其衣。右手以小刀揕其胸。端敏謂從人曰。我已被刺。速拏兇手。言訖而絕。從人昇端敏入室。武校間聲奔集。執縛兇犯。并執武生付首縣。熬審。兇犯為張汝祥。河南汝陽縣人。武生實不知情。蓋適逢其會耳。乃先釋武生使去。是時人情洶洶。訛言朋興。朝廷調曾文正公還督兩江。兩發重臣按此獄。越半年事乃定。先是。有丹陽某生者。夢見史役持名單一紙。所錄殆數十人。第一名為張汝祥。第三名為馬新貽。而已。則在數十名以外。寤而告人。決計不與秋試。未半月。而端敏被刺。某生以是冬十月卒。惟張汝祥名列第一。而死在明年二月。咸莫測其故也。端敏騎箕之夕。張子青。漕帥之萬。在清江浦。忽夢端敏以年愚弟名帖來拜。端敏故與漕帥丁未同年也。神色慘澹。久之默然。徐曰。吾事專託同年。拱手而去。未幾得旨。前赴金陵。熬審。兇犯漕帥至金陵時。以語人。謂凡事莫不有定數云。是年又有湖州人費以耕字餘伯者。以鬻畫遊上海。病卧客

舍。馬公被刺之日。費忽語人曰。制府馬公。今日已死。一百二十餘年前之案發矣。此案共數十人。吾名亦在其中。不能久居人世矣。越三日而費卒。

### 張汝祥之獄

馬公未被刺之前數日。忽接到公文一角。其封樸糊。不知為何署印章。拆視之。並無文書。但畫死馬一匹而已。亟命執役投文者訊之。已不知所往。蓋即張汝祥所為也。及馬公薨。汝祥所持利刀深入胸中四寸。從人為之拔出。刀已刃曲。刀首敷毒藥。人遇之立死。並不見血云。意其處心積慮。非一日也。是時事出非常。訛言四起。或謂必有指使之人。或有以帷薄事疑馬公者。蓋謂汝祥奮不處死。非深讐不至此也。方獄急時。余在金陵。頗加意訪察此事。其謂有指使者。固全無影響。謂涉及帷薄事者。尤大謬不然。蓋汝祥所自供之籍貫蹤跡。已與世所傳不相應。且馬公果有隱慝。汝祥儘可昌言之。不必為之隱諱也。先是朝廷命漕帥張公之萬赴江南莅獄。既定谳矣。會言路有異議者。復遣刑部尚書鄭公敦謹赴江南。讞如前。乃以辛未二月十五日磔汝祥於金陵城北之小營。摘心致祭於馬公柩前。而馬公先已奉旨建祠予謚飾終。典禮甚優。云方汝祥之被執也。江甯將軍魁玉公詰問主使。汝祥張目答云。我為天下除一通回匪者。蓋以馬公先世出於回教。故誣之也。及星使至。與承審司

員先後熬問。汶祥終無一詞。或時為夸謾不謐語而已。或勸刑訊。星使以汶祥重犯。儻未正典刑。而瘐死獄中。誰執其咎。故始終不敢用刑。定案之日。孫觀察辰言。袁觀察保慶皆以承審大員。不肯畫諾。以未刑訊故也。二公皆嘗受知於馬公者。然當是時。推究汶祥蹤跡。并徧逮其姻戚支黨。供證確鑿。所讞已十得七八。殆無甚疑義云。汶祥始為粵匪所虜。繼而逃出至甯波。以押富賈利自給。并與諸海盜通食其糧者數年。值馬公巡撫浙江。擒斬海盜頗衆。復禁歇押富。汶祥益貧無賴。乃時思為海盜報讐。汶祥又有妻為人誘之以逃。汶祥追而執之。復以失物訴巡撫。未為追繳。馬公以此小事。不宜煩瀆。格其訴不納。其後汶祥妻又謀逃逸。汶祥迫令自殺。既而怒曰。巡撫不為我追贓。使吾妻有輕我心。是殺吾妻者巡撫也。遂懷必報之志。會馬公總督兩江。汶祥千里間關伺候兩年。而始遂其志。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結滔天之釁者。其張汶祥之謂乎。

### 知府被刺

同治八年。青州府知府王君汝訥被刺而死。其先犯乃青州營步兵也。營中定制。凡馬兵出閹校。閱步兵精騎射者。補之。有一步兵。武藝絕倫。發矢連中。而參將抑之。竟不得補。馬兵閹步兵懷恨。常欲刺之。而未得間。會某月某日丁祭之期。步兵私念此其時矣。因磨白刃。先埋

諸學宮方輓下。至期文武官皆已就位。步兵取白刀徑往祭所。於時黑夜中雖有燈燭。眼光  
朦朧。步兵平素又但知參將為最貴。乃就首席一官猛力刺之。應手而倒。則知府王君迎步  
兵曰。誤矣。亟往刺參將。參將負重傷疾。走以免其下。兵丁倉猝格鬪。死且傷者數人。步兵馳  
出廟門。左執刀。右挾矢。以禦追者。每發一矢。無不中。復殺數人。於是追者不敢逼。至東門。門  
者呵之。復殺門者。斬關而出。遇一農夫。驅驢負柴。將入城。又殺農夫。推柴於地。而騎其驢以  
行。驅至水邊。不肯渡橋。步兵亦若迷不識道者。盤旋往返。自晨至午。仍在水邊。追者愈聚愈  
衆。乃就執訊之。則瞠目直視。但云欲殺參將而已。遂寘之極典。初王太守之父。為山東某縣  
令。接印之初。滅燭將就寢時。窗外月明如晝。月光映射室中。忽見有人持白刃。自屋簷飛下。  
破窗而入。太守之父。自帳內窺之。見其在室中摸索。知欲刺人也。大駭。屏息移出帳後。伏於  
牀下。刺客摸至牀邊。果連斫之。旋覺無人。復破窗而去。既而詢知此室為前任縣令所居。其  
璽家不知其移寓。故欲刺之。然使不見幾。速避已。代人受刺矣。因是寒心。即日告病棄官歸  
亦可謂哲於保身者。乃閑數十年。而其子仍在山東代人受刺。豈冥中果有定數歟。

### 知縣被戕

同治九年。兩江總督馬公被刺於金陵。是年三月初五日。先有浙江嵊縣知縣嚴君被戕之。

事。嚴君名思忠。鎮江人。治棗縣頗著政聲。有櫛工龐姓。設鋪縣城。而令其子學技於新昌。會清明節。其子由新昌回家至中途。忽發瘋疾。櫛工赴鄉省墓。俾一徒與瘋子居鋪中。夜將半。瘋子忽放火。自焚其屋。鄰人奔救。火既滅。而瘋子不見。人皆謂其懷慚自遁。未之覓也。是時棗縣令無公廨。僦民室以居。瘋子竊菜刀置之懷。徑趨縣令公館。登館後土山。壞後門以入。館中人皆不覺。倏入縣令正寢。寢室凡七間。皆有簾帷。而無門戶。縣令與一妾居東。縣令之女年約二十。與傭媼居西。瘋子先遇一媼。斫之。負傷仆地。遂趨縣令卧牀。遞斫之。其妾聞聲呼救。復趨斫之。皆在牀呻吟。瘋子見牀後花裙一條。遂取而自束之。復趨西室。見縣令之女。斫之數十下。負重傷未死。仍入東室。斫殺縣令。其女聞聲。匍匐往救。瘋子出遇之。復被斫以死。縣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刀。以死。而面目模糊不可辨。云。瘋子取印佩之。開箱取寶銀一枚。復出後門而去。天既明。有豆腐店翁。方開店門。忽見一人滿身血污。腰束花裙。執刀來撲店。翁以門板禦之。墜其印及刀於地。瘋子挾銀而遁。居民拾印與刀。來叩縣令公館。則大門猶未啟也。既知縣令已死。遂報典史。先來相驗。發捕役嚴緝究。瘋子泅伏水中。執而訊之。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。縣令之妾。逾一日而死。置瘋子於極典。然終莫解其來由也。或曰。嚴君少時。其父為山東博山縣令。嚴君讀書學宮之魁星閣。閣有三層。嚴君居中層。其上為人。

述所罕到。而嚴君每若見人憑欄眺望。知為狐也。陰戒其僕蹤跡之。知其窟在數里外之古墓中。歸而告其母曰。某處有狐窟兒。將名獵戶。識彼醜類。其母先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。吾族與郎君夙無嫌怨。兩不相侵。郎君居心陰狠。吾族氣數已到。恐遭毒害。然吾必有以報之。其母既感是夢。乃叱止之曰。彼雖異物。然無害於人。何必殲之。敢若此。非吾子也。嚴君重遣母教數月未發。厥後技癢不能自己。遣其僕陰購火藥藏之墓中。乘夜以引線發之。清晨往觀。則死狐枕藉穴內。人有知其事者。以為龐風子之案。老狐為之也。嚴君被戕之歲。元旦館中階石忽裂為二。血痕殷然。嚴君自占一課。謂縣中當有逆倫重案。亟召其吏役教誡之。俾各慎厥職。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。

### 水神顯靈

鬼神為造化之迹。而迹之最顯者。莫如水神。黃河工次。每至水長之時。大王將軍。往往紛集河工。吏卒居民。皆能識之。曰某大王。某將軍。歷歷不爽。同治七年。捻賊張總愚竄入直隸山東交界。今泊相合肥。李公抗守黃運兩河。設大圍以困之。當是時。各營兵勇。不滿十萬。而汎地縹廣數千里。人數不敷甚鉅。賊以全力併衝一處。一處失防。則全局皆廢。固非確有把握。必然竟以滅賊者。是時大雨時行。河水泛溢。平地積潦。往往盈丈。賊四面奔突。皆為水所阻。